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三十四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謝運鍔

古文集成卷三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四

論

廉論　貫窻

廉者吏之元氣也他能枝榦也枝榦彊而元氣弱則所謂彊者不足以樹福適所以賈患今之人固有夷常齷齪無赫赫名而得免於謗讟者以其廉也亦有吏事魁

梧機惠捷出而為君子之所不恕者以其貪也貪之不如㢘信矣然㢘者吏之常也設若饕餮嗜利如漁獵然則何吏之為然則㢘固未足深異也乃今天下見能吏不甚掛口見㢘吏則景星也鳳凰也詫喜幸歆艷之其異之若是豈常者足為異邪夫異蓋生於少也天下皆㢘則貪者異天下皆貪則㢘者異嗚呼為天下而至於使㢘者異亦重可歎矣惟其然也故為小人者則曰當貪之世吾可以飽貪之利浚吾溪洞吾壑務得而已矣

於是乎益貪其中人者曰吾與彼姻黨也故等夷也彼皆然吾奚為不可夫亦與世同波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以上者則曰彼為彼我為我彼雖濁而我清焉彼雖汚而我潔焉逮夫清不勝濁則見忌於濁潔不勝汚則見嫉於汚忌嫉之心生則胥譸張為怨怨不已則罵且攻隨之以一二而受千百之罵且攻則亦有不堪焉者矣夫是以心雖不貪而亦不得以安行於廉嗟夫小人不足責中人難深責中人以上固可喜者也而亦

不得以安行焉廉吏之難得也如此哉曰天下固有忌之而不沮嫉之而不困駡且攻之而不挫不回者豈以不得安行而遂輟於行哉特不多見爾然吾有說焉當廉而不廉貪也不當廉而廉亦貪也當廉而不廉者貪於利不當廉而廉者貪於名其所以為貪者不同而皆不免於議也世之君子固有枯槁自命皓不淄俗以弗受禄養為高以屏絶人事為介斯廉也亦非所以為天下訓也然則將柰何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吾聞諸孟子者如此作論麃

去能論　程大昌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為小夫有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於兼兼故莫得窺其全孰知偏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

為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某者可為宰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獨制其表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溫且燠者物資以生得其凄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於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啓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於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不自生成成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个臣

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亦惟我用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髙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歟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迹覷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亂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著直人善用

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體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濟武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遜下也惟其自處於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彌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冗官論　楊誠齋

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

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

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闕而不理民之不恱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才未論之先而禄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才詔官則非才不官也以位詔禄則禄不及於無位矣非才不官則天下頋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才禄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禄者不冐於禄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葢有有才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才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禄之為禄誰得竊取

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禄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禄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禄不曰禄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臯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臯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

冦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冦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禄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禄仕者也然士則禄仕也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

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日提專之外又有提𥂕茗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更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宫嶽靈之祠率建官以

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以上而貧者惰者客者髙之為置使為提領甲之為主管為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輿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為計之得也既而鄰田之稲巳生而巳之稲不生夫楚人者非不

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巳之不踐之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之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祿而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為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一職而運轉止於一員析鹾茗以隸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

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者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禄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乎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

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備官論

程大昌

一代之興必則其治之煩簡以定建官之制多寡一定後世因焉人與員不容不相當也人多於員則為冗人不充位則為闕冗非也闕亦非也惟其稱焉可也唐虞之建官以百周人益之為三百六十其多寡固有定制矣以其員之百而受之以三百六十則人無所容及其

員之既為三百六十而止以百人處之則事無所屬故冗之與闕其失均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之為言闕也一日二日而其幾萬者天以委君而君以付人者也一官曠則一事隳曠者多則隳者不容言也故上而朝廷之官總治之大者列為九官是九官者如人之有耳目也口手也相須致用而後成其為人也世豈有視而不聽言而不作者哉是故貴其備也九官之設自百揆之外治禮者不預

於典樂而作虞者不兼於納言人各有官官各有掌無相參也有夷無夔韶音必虧有益無龍民言不通九官之官也孰可曠哉嘻以舜為君而禹相之官之定員猶不可闕而謂後世可闕歟謂其可闕則併省其員以貽方來可也省之不可而直闕焉吾恐天工之無代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維仲山甫愛莫助之間以多士為夸矣未聞以寡士為美也聞以無助為歎矣未聞以多助為累也且天下之事又有大不可者人之智

慮雖不一稟而其精力要亦有限盡心一邑者至戴星出入僅勝百里之政而振職内史者至積旬稽審而後勑詔不相背戾若官闕事叢直以人兼焉彼智力竭則苟而已嗚呼其何便焉孔子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夫官者政之所托也官廢而不修則政墜而無托故官之廢者尚當修之以行其政豈有有官而無人坐視曠闕而不為之慮哉

吏論 止齋

昔者秦之趨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其亟者吏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陋三代之封建其獘至於戰國髖髀相依以蹙王室故夷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矣既而天下之吏習於嬴氏之暴斬艾斵刜草芥其民而獘之重之以頭會之斂閭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當時之吏非殘忍侵漁痛民以逢其君者則貪驇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從毛奮而鱗集戮力以傾秦

族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馘其守邑俘其令以應之者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亦孰為秦守哉其間黨秦之惡不肯遽臣妾如三川之守由南陽之守齮泗川之守壯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敗而塗地則亦為降虜而已亦奚救於秦之斃耶秦以虎噬之彊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旦有變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

未燬而天下為漢何也秦人之憂素不及吏也故夫天下之禍莫大乎視以為常而不之憂者皆他日之所不及支也且天下不可以一人守分疆析壤環居而羅衛之者皆吏也吏之不肖人主將誰倚仗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夫財之不豐兵之不彊以為大患至於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牘相銜也則謾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賄免而已舒之歲月民之寃血未乾而謫籍之書又以恩貸矣甚者至於公卿大夫負咎冗耗以不勝任聞

者皆剖之符而左遷之嗟夫不意父母斯民之職而為逐臣之淵藪也有秦之弊革而無秦之亂吁可畏哉可畏哉

循吏論　東萊

風俗之變初無常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曷嘗有古今之異哉昔之陋儒以為風俗自厚而之薄猶人自少而之老古之俗厚猶人之方少者也今之俗薄猶人之已老者也薄者不可復厚亦如老者不可復少

嗚呼何其不思甚邪將以三皇之俗為厚乎則黃帝之末胡為有蚩尤之亂將以五帝之俗為厚乎則帝舜之世胡為有三苗之亂將以三王之俗為厚乎則夏商之季胡為有桀紂之亂蚩尤之亂無以異項羽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秦民之不如古特高帝不如黃帝耳三苗之亂無以異七國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漢民之不如古特景帝之不如大舜耳桀紂之亂無以異煬帝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

之異者非隋民之不如古特太宗之不如湯武耳自古及今同戴一天同履一地同賦一性日月不變也耳目鼻口亦不變也風俗何為不如古哉善乎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蓋嘗觀韓延壽之治潁川而益信風俗之未嘗不如古也蓋承戰國孤秦之弊禮樂廢弛異端並奮世以古先王化民之道為姍笑賢如高帝乃曰以馬

上治之安事詩書賢如文帝乃曰卑之無甚高論賢如
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雜之君臣上下同
趨於刑名法律簿書期會之間無復遠畧惟延壽承頴
川趙廣漢告訐之俗獨能取世所姍笑為陳腐迂濶者
次第而行之百姓遵用其教至於賣偽物者棄之市道
其在東都馮翊如頴川之治洋洋乎絃誦之聲肅肅乎
俎豆之容庶幾乎治古矣謂風俗不可復古者果何如
哉大抵後世之患出於待古太髙而待巳太卑惟待古

高故自疑而不敢為待已畢故自棄而不復為殊不知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夫何遠之有哉故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行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古文集成卷三十四

古文集成卷三十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五

論

維民論　屏山

古無自固之國君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

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駁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下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鬲之内有要道矣政苛歟刑酷歟賦斂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時雖治安民必畔已無是四者時雖艱難民必附已不待

足閭巷訪鰥寡而知其必樂其生也夫民之樂不樂其生至微何規規察察蓋不樂之意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積則怒怨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不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讐伺有釁隙與之偕亡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木蠹於中魚潰於腹一旦破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

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畧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寛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為恩咳唾為澤薫酣沈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金人崛興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竒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宭

慼宸心鬱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耶愚嘗考維民之四説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類無有也惟賦斂一事不可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横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繁故常税之外月有椿歳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庚良如貨鹺茗如賣僧鬻爵如造甲修船其徼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民名

之曰和其實彊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枝梧耶膏萋凉暍必有道焉幸兹邊燧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彫㞺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必瘼施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斂爲急

民事論　林之奇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為生皆道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為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

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也者濟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為是耳為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失天職虧天道乎哉嗚呼三代往矣民之任乎天也久矣以為法不良歟未嘗無良法也以為吏不賢歟未嘗無

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宜無不受其賜矣法良矣吏賢矣民之受賜鮮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適遭一時之會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其無水旱而必非水旱所能憂也堯湯遠矣吾不得其政之詳矣周家有司徒之荒政有遺人之委積有廩人倉人以預掌移民須穀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糶之策其苗裔遂為常平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信之其後東都永平西晉泰始皆汲

汲舉其策而行之義倉一法根於北齊條於隋蔓於唐以此二法為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為堯湯之世而民已非堯湯之民矣或曰法有未立固當議法法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美意無以加此無亦其人不足以舉其法歟然而天下未嘗無賢人也考諸史籍發河內粟無汲長孺乎開張掖倉無第五訪乎以倉曹而發州粟不聞韓思復之名乎以一尉發縣粟不聞員半千之名乎散富家之聚以飽貧民之腹如王起輩又

不知其幾人乎彼皆以民自任而為政於法之外况有良法可守則若人等輩豈不能沛其澤於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既良吏既賢而惠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於人而已是果何故哉曰是其弊固有自來而法與天俱不免其弊宜乎其不足恃也嘗熟思之矣法雖良僅舉其大綱吏雖賢亦僅有於絶無之中所貴乎君者以道制數而無一之不足若未盡也是民之命果制乎天也又奚疑哉成周之民井里而

居於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賙相救因而斂之以為委積則其斂必均因而散之以為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於是有計田科斂之弊有輕重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誣之弊胥吏乘間抵巇殆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為他費又不在言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宜無愧於古而大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為比以至於五州為鄉郊野

自五家為鄰以至於五縣為遂教化日漸漬於人心然後實興其能者賢者而還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為長者所治止於五家猶今之執賤役者耳必有下士以任其責後之世取人混於雜流用人拘於資格賢與不肖淆雜乎天下嗚呼吾民幸而遇豐年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遇賢吏亦天也天所不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誠知民命當制於我而無任乎天則廟堂燮理萬國名和雖水旱無作焉可也况水旱之變可得以

困吾民乎

民論　陳止齋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揺慘于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

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盖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蠶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絶内争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繫百粤而郤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内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

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隐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隷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闗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彊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厚俗論　程大昌

自有天地以來俗幾變矣結繩之世民以恬淡相忘故

其俗樸可封之世民以輯睦相親故其俗和至叔世則
乖矣以利害相雠而已故其民可誅相親之不能反乎
相忘勢也勢聖人無如之何也直以和凝樸使不流於
乖則已矣相親之變而為雠政也身先而民隨焉不可
禁也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使聖人能復太古之相
忘吾知聖人有所必為使叔世能樂其民之相雠吾意
夏商亦自不棄吾獨怪夫商君之治秦也民故相親而
立法以攜之俗未相雠而設法以鬬之勢可為而不為

反推而納之至乖至戾之地吁可駭也鞅之立法也設什五以相師而專以告姦為賞罰有兩男者必出分而不分者倍其賦是驅民為告訐而禁民為孝弟嗚呼孝弟親睦之所從生也而禁之則民若何而可親告訐怨仇之所從起也而導之則民若何而不儆故鞅之法行而秦民無歡心矣怡愉之樂不暢於閨門窺伺之惡交相於鄰里使之無熙熙自遂之適而嘗有惴惴意外之憂鞅固前知其然而為之不恤也趙廣漢之治潁川惡其

俗之相黨設詬篇以招訐俗行詭譎以啓怨讎務使其民不為朋而已而不知告訐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行之未幾頴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黨徼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黄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頴川之不秦也漢之文帝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行之以質木重厚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詐語無親者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大漢之人蕩然與太和同風乃知書可

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惟民生厚者不銷鑠也封德彝日三代以來驕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激俗論　方鑑軒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絶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人固視夫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

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天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争先效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鈋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雖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明主因其獨為者而優容之以聳天下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鈋何者懼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

此被疎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於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於武帝大壞於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百一而懦者常十

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羣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羣懦者之所聳觀也天下方聳觀於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逐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羞則安於為之而不恥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争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

國耶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雖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奮迅自援於庸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得而回之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率而趨而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世議者往往以好名而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遂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狂而

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為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耶古今天下惟兩端原闕

古文集成卷三十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六

論

練兵論　方恬

凡戰兵多以治勝兵少以精勝兵多而不治兵少而不精均敗之道也驅三軍之士若役一夫非治不能濟也舉數千之兵而當數倍之衆非精不為用也治則整整

則無間無間則敵不能犯精則銳銳則無前無前則敵不能禦不能犯而後可以不敗不能禦而後可以必勝故兵多而治者所以務為不可敗也兵少而精者所以求為必可勝也夫兵多易撓也兵少易壓也易撓者隙易乘也易壓者勢易孤也易乘者易伺其便易孤者易兼其衆多而治則無隙矣少而精則勢勁矣無隙則不可撓以寡勢勁則不可壓以衆故用兵者毋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者畏其整也銳卒勿攻歸師勿遏者

避其銳也善戰者使敵畏其整而避其銳然後可保其全勝故兵多而不治者亂軍也兵少而不精者危軍也苻堅以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者軍亂而不整也楚之三軍以迭出相救為奇而困於黥布者軍危而不武也故聚無行散無列飲無序鼓之不進金之不止在伍而失次在陣而加囂者兵雖多而必敗也進不敢獨先退不敢獨後未戰而氣先奪未陣而意先沮者兵之少而愈危也惟治而後可以用衆惟精而後可以用寡治在

乎紀律精在乎鋒鋭紀律以嚴整為先鋒鋭以選練為
殭兵而無紀律者驕將也士而無鋒鋭者惰兵也將驕
卒惰而求戰勝守固不可得也昔李廣為將無部曲行
伍人各自便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也虜卒犯之無以
禁敗繼之矣霍去病一常人也而戰數有功者乃諸將
常選也夫士之不能无勇怯也兵之不能无老壯也馬
之不能無駑與駿也技之不能無精與猶也是皆不容
無擇者也勿雜焉而已矣勇怯雜而驅之老壯雜而用

之駑駿雜而乗之精猲雜而隊之則勇者未必奮而怯者先遁矣壯者未及鬬而老者先敗矣駿者未及騁而駑者先顛矣精者未及施而猲者先潰矣凡兵未及戰而先知其必敗者此類也今天下之兵其治耶其否耶其精耶其未精耶愚竊窺軍政之不嚴而吏士之未精也穰苴之治兵戮一後期之莊賈而三軍之士爭奮為之赴戰者令嚴而必行也吳起之論兵也以為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若此之等選而

別之可以擊倍者士勇而用命也故兵無死令之士而將無用命之人必敗之道也則今日之軍政在諸將豈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吏士在諸將豈可以不選哉

原守論 方恬

用兵之道戰欲暇守欲豫戰非暇則不力守非豫則不固暇生於豫豫生於戒惟戒而後可以擇勝故我利則動不利則止善戰者常使制勝在乎我而不使制勝在乎敵敵未至而先戒敵將至而先備敵已至而先勝寓

守於戰藏戰於守敵雖衆可使不得鬭敵雖銳可使不得犯敵雖出吾之不意可使不得乘善兵者藏於冥冥故敵莫知其聲動於默默故敵莫知其極夫惟敵不能知則制勝在我矣天下之勢譬之操斧先制其柄則伸縮進退莫不在我何則恃吾先有以待之也凡兵以有待勝以應卒敗非至於應卒而後敗也蓋宿敗也未戰而敗之證先形矣善戰者之於兵不使之至於應也非不欲應也懼其奪於彼也故奪於勢則不得應奪於機

則不暇應奪於人則不能應奪於氣則不敢應以勢之不得而乘機之不暇以人之不能而因氣之不敢如是則茫然而無以應事至於茫然而無以應則將泛然而應之救之於東而喪之於西扶之於左而迫之於右舉一事而百弊起掩一方而四面病徘徊四顧而其力已屈其勢已窮嗚呼吾見其殆矣昔尹公洙之論兵也以為策之長在於戰與守策之失在於禦與救何也戰則暇救則不暇守則豫禦則不能豫也敵至而後命將兵

交而後濟師則吾之勝勢已與敵共之矣故敵逸而我勞敵主而我客敵靜而我譁則制勝不在我矣兵法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善陳者不戰夫使敵自至而我不勞則不戰在我矣故兵之使敵不得與吾戰者三先奪其所愛而不得與吾戰先奪其所恃而不得與吾戰先奪其所忌而不得與吾戰夫惟敵至而不得與吾戰則不可勝在我矣不戰在我然後戰必勝守必固矣

禁衛論　澹菴

自古禁衛之兵大槩有四有以宰相而領之者有以宿將而領之者有以宗室而領之者有以外戚而領之者晉嘗以外戚而領禁衛矣羊琇典職十三年其計得也然漢上將軍禄相國産以肺腑之親握兵柄幾為劉氏之禍漢嘗以宰相領禁衛矣周勃一入北軍卒安其計得也然唐昭宗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適以啓東遷之難漢嘗以宿將領禁衛矣李廣程不識俱東西

衛尉其計得也然王叔文以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以奪宦者權適以兆僖宗幸蜀之危漢嘗以宗室領禁衛矣東牟朱虛宿衛長安共誅禄産其計得也然唐昭宗畏藩臣跋扈以嗣覃王允典神策而興平五十四軍一日俱潰適以啟李茂正犯闕之變則宰相外戚宿將宗室又若不可以領宿衛矣是大不然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任得其人則羊琇之謹審周勃之重厚程李之忠肅東牟朱虛之赤心雖處禁司不嫌於握兵之重

任非其人則禄產之險賊何取於外戚崔嗣之昏庸何取於宰相嗣覃王之駑材何取於宗室希朝之淺謀何取於故將故夫典禁衛者不必外戚得如羊琇則可不必宰相得如周勃則可不必宗室得如東牟朱虛則可不必宿將得如程李則可此漢武所以肅建章之衛而唐太宗所以嚴諸衛之軍誠知夫禁衛之不可輕也雖然漢武肅建章之衛其亡也兵移於奸臣太宗嚴諸衛之軍其亡也兵移於宦官兵移於奸臣其禍遲兵移於

宦官其禍速方漢之季曹操於相府自置領軍後改為中領軍乃使韓浩史僾同領禁衛自是忠臣義士耘除畧盡靈獻之間北面朝者拱而觀變漢魏何擇焉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太阿而用其顡以司一世之命則漢之亡非既亡而後知也禁衛之權一移於奸臣之手而天下之勢去矣然而靈獻猶擁虛器而曹操亦終身腹毒而色取仁及丕而易漢姓者其禍遲也唐之季始以禁衛假魚朝恩既又以假竇文瑒已而又以假焦希

望夫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也當時假寵奄寺兵奪於內亂訌於外李茂正一犯闕則殺一中尉王行瑜一犯闕則殺一宰相韓建一犯闕則歸十六宅殺十一王自是朱全忠之難作於肘腋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不終其身而唐已亡其禍速也禍之遲速不同而其亡同一轍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誠有味其言哉作原禁衛

機論一　方鑑軒

事以銳而奮亦以銳而惰銳宜不惰也而銳之終則惰繼之何也氣銳而功不隨也古之大有為者不憑氣以舉事以事不集則惰繼之矣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蕩芥勢固有所窮也故明主折其氣而不使之窮蓄其銳而待之而不肯輕用其鋒故其銳不挫而其鋒不可犯何者彼固有以養其銳也至陽之潛於九淵也葉焉者零波焉者冰凄焉者慄而不知其溫然者之將復也逮其久也溫然者翁然於下勃然而達於上劃

然而為雷則惰者肅懦者悚蟄者伸甲而折萌而達者無不遂生而如意蓋其復之也漸故其蓄之也厚其出之也遲故其震也驚不銳於其始而銳於其終怯於前而勇於後靜於久而動於卒天下之事惟其發於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也高帝之為漢王也項羽奪之關中而不敢爭驅之南鄭而不敢怒帝非真能下人也而隐忍不校以就蜀漢之封者所以安羽而求出於其不意也廹夫漢中之席未溫而三秦之師已舉鴻溝之約方

成而垓下之圍巳合帝於此何其鋭也夫惟其始也不
鋭故其終也獨勇帝之始非真不鋭所以養其鋭而就
大事也故夫人主之為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取
其鋭而取其堅盖鋭者其氣也堅者其志也高帝曰吾
意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此高帝之志也天下之
事無必為之志而徒恃其輕為之勇無先定之謀而欲
求速成之效愚未見其能濟也何者輕為者不量力而
欲速者不知變故也方今天下其可有為之時邪未可

有為之時邪以為可以有為也則未見其可為之機以為未可有為也而將遂不為邪則愚未見可如此而遂已也古者敵國相持其為策有二而已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守過是無策焉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先為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先莫之窺也是以一發而莫之支也今也以為戰而忘於戰以為守而懈於守在彼既有可勝之形在我亦無不可勝之備則亦僅

自立耳嗚呼以今日事勢其將大有為邪其欲僅自立而已邪如其志不止於僅自立也則今日之所以待敵者愚不知其故也愚雖不肖竊嘗妄論當今之故以為今日之失在於志太銳術太疎舉事太輕責效太速此天下之事所以顛倒錯亂而無所成就符離之舉非不銳也愚獨歎其疎而恨其失於太早也雖然符離之事既已往矣則夫後日之事豈可不先為之謀而復蹈其轍也哉

機論二　鑑軒

今天下之大勢不戰而勝者為上策戰勝而能有其地者為中策戰勝地闢而不能堅守之者為下策故內修政事者上策也復關中者中策也取河南者下策也所謂上策者愚前所謂正論之書其説備矣然所謂復關中為中策者何也愚非以為東兵不可進取也亦非不知帝京祖宗舊都所宜先復也而曰復關中為中策者何也非以事論也以勢論也天下之事勢之所不便者雖

英雄有所不敢爭而勢之所當先者此明智之所力攻而無疑者也自古至今事變之興亦多途矣然大抵擁羣盜者則先據其會而對大敵者必扼之於險夫人惟其易與也是以可疾驅而爭先為其難圖也是以可乘便而自固是故擊蛇者奮臂於夷塗而刺虎者先據於要地何則其勢不同也是故敵小則併兵以乘其卒敵大則斂兵以襲其懈乘其卒則敵不能抗敵不能抗則一舉而墟其國襲其懈則敵不及慮敵不及慮則一戰

而分其勢用兵之道敵小則銳於一舉敵大則審於一戰一戰不勝後難救也戰有五易勝則戰必勝則戰有所恃則戰有大利則戰不得已則戰不得已而戰者死地也凡戰之道有不量力而與戰者一死地是也自不得已而上未有勝負不可必而輕與人戰者也光武之中興也而首事於河北曹公之爭天下也先據於許兗二君一舉事而遽與羣雄角者彼與爭馳於中原者皆非其敵故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衆雜而取之則力

爭者獲必多兩分而有之則直奪者未必得是故縱獵者必於獸駭之時而刺虎者必於負嵎之際高帝之取天下與光武曹公異也光武以勇戰怯曹公輕戰高祖持重非他也勢也項籍之據梁楚虎而負嵎者也帝不與之爭於梁楚而固守成臯未嘗與之交鋒也而韓信之師已翺翔於燕趙矣彼其所爭者不爭而爭其所不爭者何也彼以梁楚不可一戰而遂有也是以乘便而疾趨於其不意不攖其前而竊出其後不戰其膺而斷

其臂高帝之斃項籍武帝之困匈奴同一術也今天下之勢兩淮者蓋吾之成臯關中者蓋吾之燕趙也以愚之計莫若重兵戍兩淮精兵取關中而別以輕兵援河洛重兵所以守精兵所以戰守者務為不可敗而戰者務為必可勝東兵脅之以其聲西兵掩之以其實而輕兵之趨河洛者則撓之以張其勢聚重兵於東而脅之以聲所以疑敵也敵疑則其備於東者必力備於東者力而我持重而不戰則勝負之勢未有所決兩勢相持而勝

負不決則兵不可解兵不可解則備於西者必輕而吾精兵之向關中者可以乘虚而入矣然後悉荆襄之兵連西蜀之甲數道並進以趨關中可一戰而定也既得關中然後出關搏戰東向以臨天下當此之時天下大勢在南不在北矣

機論三　鑑軒

愚之計必欲重兵戍兩淮何也愚故曰聚重兵於東而脇之以聲所以疑敵也曷為而必脇之以聲也所以成

吾西討之計也或曰成吾西討之計則善矣曷為不東西齊舉而東兵獨專於守也應之曰東兵可以必有功而不能必其不敗也可以復河南而不能保其不復失也然則河南不可取乎曰可取而不可守也古之善兵者不攻不可有不取不可守攻而不可有謂之棄士取而不可守謂之棄功兵以勢攻以形守勢者有所不擊而敵不能拒也形者有所不戰而敵不能爭也故戰以勢合守以形固形之不足恃者則守之有不能堅也地

之所必爭而不能使敵之不能爭則知兵者不輕處之矣河南者蓋敵之所必爭而不能使敵之不能爭也易奪而難有易定而難集易乘而難固易得而難備是故梁汴者天下之戰場也車徒之所必由馬蹄之所交道環地而守之而兵之向某城者四面而至雖有墨子之技吾知其不能固也非不能固也能固而不能持久也東晉之初祖逖嘗據譙矣黄河以南盡為晉土逖死未幾而旋失之宋文之初嘗北伐矣取碻磝取虎牢取滑

臺取洛陽而卒不能有是何也河北之未平則河南不可留而處夫以新定未集之勢而當河北悍堅之虜以驟勝久暴之師而嬰欻起四合之鋒雖湯武臨之未保其全勝也昔陳宣帝嘗取彭汴矣而王喜以為棄舟楫之功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喜之意非以彭汴為不可取也以為取之易而守之難也國家往日符離之舉未為全失也而獨首事於河南則愚以為計之疎也而又東兵決策進取西師堅持不戰故東兵敗退而

西師無功者失於西師之不出而東兵之獨進也昔商浩連年北伐而師屢敗元溫一出而幾定關中王元謨平蕩河南旋即敗退而柳元景進攻潼關所向皆捷非人謀之不同也蓋東西異勢也舉兵以攻人而不能數道並進使敵勢不分而萃於一道非計之得也誠使當時內外叶謀數道併力乘利伺便東西掩擊未有不勝也就使東兵小衂而西兵必大捷矣不能出此而詢謀不僉議論不一進退異意一前一却此所以自困貽愚

故曰失於西師之不出而東兵之獨進也愚嘗觀天下之勢以為今日之事東兵宜緩戰西師利奇襲宜緩戰則持重隂伺而有所置而不取利奇襲則乘間大出而疾趨於其不意東兵則示之以攻而實出於守西兵則形之以守而實出於戰東兵則以奇而用吾之正西兵則以正而出吾之奇使敵不測吾之所為而不知為吾之備則墮吾計中矣不此之思而趨夫敵所必爭之地此愚所以謂計之疎也

古文集成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三十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七

論

論法上 兖丘

迂齋批 反本之論亦頗參之以莊周之說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

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獘夫舜之禮比於夏后

之時則畧𡖋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奥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

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顧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之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

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懽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

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易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緜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知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未瀆神而爵

賞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爲秦也歟

論法下　宛丘

迂齋批議論好文勢委蛇曲折用字尤工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推原得好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

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彊（下字好）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甚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

於秦民出於百戰傷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慁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四字工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内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結有力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田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彊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

此則事衆而法備之獘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嗇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議論好嗚呼其本果何在哉盖天下之獘好極治者必名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茍未猒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

之人苟不失其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夫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

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或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大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末用之智看他用徐導兩字扶一字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存法論 程大昌

法之設以寓公亦以杜私也然則孰為重曰杜私重孰明之以迹明之也著圓於規托方於矩以為方圓之則而格夫不方圓者豈為能方圓者設哉是故法之設以迹繩私也至私行乎無形而人莫得見其情則蕩然無所限制故聖人設法以為寓公之具寓公之有具則戾公者有形矣情然邪而法亦然則固得見其公矣法然邪而迹不然則童子亦得議其私也夫惟迹暴於外而人皆有所執著以為參按之形則縱私者其亦有所礙

矣是設法者之意而行私者之所深忌也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官之籍夫何離而為此直惡夫行私而有迹爾夫籍所著刑政有平制度有中班爵有等分田有限昭昭乎至公之的迹與法揆則有指籍以責私者故子產詰晉曰先王之制大國不過一圻今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此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凡此皆衆忌所萃而周籍之不得不毁者也古語有之不知其

形視其影苟未知夫人公私之分於法之存亡觀之亦足以察矣曹參之相漢忘天下之凋瘵而放心乎荒酣似不足恤民也而天下歌之政以其不失畫一之法也畫一之法非唐虞成周之法也天下何樂而歌之間之曰給長短者不操尺譎輕重者不持衡何之畫一至公寓焉參也委其可以行私之勢而一切付之定法之無心非天下之至公能乎哉是故非守法之足尚而至公之為可貴也不然參當坐因循之罪奚以功冠漢哉

一令論　程大昌

國有定法則吏有定守民有定嚮若二三焉則惑矣前法既淆於後令而舊習固揺於新制吏民將安所取中乎遵前則戾乎後棄舊則不安乎新擾擾焉適從之無所故君子當其二三則求有以一之一之者非一諸我也一諸所安而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品章條目上下循焉耳目熟焉所謂安也歴世滋久必有講明世變而創為新議者焉聽其言亦切於事揆諸世亦未

戾於民從其一旦之宜推而行之於是有與成法相悖者今日之言如此明日之言如彼積彼此之異而法不勝其二三天下始皇惑無準矣吾將剗去一切權宜之議盡復前朝世守之法則是二三而一之復以所安者遺焉吏守民嚮皆有定而無惑矣無亦便而易治歟昔日蕭何削秦之苛而為九章天下便其簡當謂之畫一畫一之法守之以曹參之清浄鎮之以孝文之元默無增損也孝武親崇給捷之士講故改制務以生事相高

張湯杜周因得舞其智巧焉敢為紛更而憚其言曰三尺律令安在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宜世是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畫一者蓋歧中又有歧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數陳國家便宜故事以為古今異制當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畫一以來承襲之舊而武帝之所紛更者也以一漢世而有所謂高帝之法焉有所謂武帝之法焉為吏若民宜何從乎相之專行漢家故事也所以懲武而

遵高也所以定法而一制也元帝嘗有所闗說而宣帝不肯以為漢家自有制度不宜純用周政其知所以而一焉或者相之言有以啟迪之歟雖然天下之事不見其害不知其利令之布也知行其意之所可而不防其二三則一君之身有自相踳駁者矣蕭瑀為內史高祖嘗以不即宣勑責之瑀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勑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故臣每受一勑必勘審與前勑不違始敢宣行太宗嘗勑選人詐冒者死未幾有犯者上

欲殺之戴胄處法當流曰勅者出於臨事之喜怒法者國家布大信於天下卒得不殺夫後與前不相應勅與法不相當此法令所從二三而天下之所爲疑惧者也高祖太宗曾不知覺而待蕭戴之正救焉使微二子則唐令惟新自相二三矣是故天下不可無正救之臣也

謹始論 程大昌

政之所始其重乎天下於此占終焉始善耶民意其必終於善而否則民不復以善期之矣故是非之被民也

於此時為著而喜怨之入民也於此時為堅君子畏之非畏一時之喜怨也畏其譏議既定他日有不可回奪者也夫人惟未習乎我也而虛心兩擇焉其喜怨無成心也故喜可致而怨可使不萌若兩擇之初不應所徯而以私邪疑焉則疑者為主而信心難入矣噫疑心勝而施設無是矣齊宣愛觳觫而易牛與成湯之祝網奚擇焉一以為好生一以為貪得自古及今以疑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鈇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牆壞

失財則鄰父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是非也哉是以魯人不敢踐柳下惠之陳迹而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蓋不容以未信而處可疑之地也嗚呼悲夫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惡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形也彼天下操疑似不信之心以覷無形可指之事雖堯禹臨之不能無扞格也然則奈何傳曰君子

謹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誠能謹千里於毫釐而立信以素則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欣欣乎有喜向之所可畏者乃吾之所可恃焉者也夫人移其疑是為非之心而信吾之所措則有所建立其能搖之使疑乎夫以謹始之暫而結終身不移之信出治之道無要於此

古文集成卷三十七

古文集成卷三十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八

論

治體論 陳謙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巳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為負販之所為詩書之後雖其甚窶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

夫位者姦之窺也名者孽之乘也揭二者而制於上巍焉而尊確焉而公圭芒崖角閟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窺而無所於爭如操其柄而褻用之齪齪焉與民相貸於尋常彼習其勢之輕也則誰不欲如上之所為欲而不得則不肖之心誰憚而不發嗚呼計天下者豈下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者以此昔晁錯之為漢謀欲令民入粟以授爵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以省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

不可曰長惡而傷死也儒之論大抵迂濶而不切時變
然使稍知體者覯之慮稽其與則寧不食而死無寧貿
貿然以自戚也今天下所可慮徇一切而忘大體也淫
湎者先王所禁今反覯焉減穀粟之養盛醪醴之設白
晝大都之中列倡優具帷帟糶市人而招之曰吾酣爾
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
之子儈賈商俠輕剽以逐什一之利輩流所不齒國家
捐吾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禄爾此甚可惜也問其然

曰利之也豈惟是哉𨇠數萬以髡天下絲粟之入耳滋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數寸以權有無歲月之智耳長奸偽濫桎梏不顧也夫伐氷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獲禽一藝者所羞為至於朝廷獨安為之玩其細而忘其大愚恐天下之窺且爭也一二年𠁊有寢者以今用度而欲盡革是固難也然今之言治者動皆欲堯舜其君至反革其所為中智以下有不敢刮目焉然則去其太甚亦當柄者之所宜講也賈子曰使管仲而愚人

也則可管子而少知體豈不為之寒心哉作體論

治本論　陳譙

天下喜寬而惡嚴便簡而刻詳沿人之情至無已也然則沿之乎雖然深於治道者不能不懼於此也盖天下有至迫之機其狀常麗於歡欣愛順之中而涣於乖擴不相受之際君子固憂大涣而幸夫麗也無寧亦沿而重毒之也昔者漢秦之先其世醇其政仁其有司賢且恕曰我以治之云耳應而無倡也補而無缺也彼與天

下從事於許訶之域未數數也夫故其民便安之浸入之心膂念慮竭於上而無遺數百年而治未泯也嗚呼不幸而天下不得如昔者之無事則棼吾求理也泛吾求底也不至與之俱靡而已矣待之紓故承之也安安之者可久之道容之大故受之也樂樂之者不懈之術也吾觀今之時法密也非紓也事悉也非大也其為見近而非遠其為謀拙而非工其為說敝而不通也斂焉燎也推焉瘍也征焉禦也今之吏非是三者無議也今

之民非是三者無抵也國之大民之細至絶也立法而置之掩其口腹之尋常而與之為市市之不酬而遂與之為仇勢至覷事至不美也是奚足哉數百里之地設數大穽碁而布之武夫悍吏苟逃責大體不恤也不必譏也真征而已矣不獨征也真攘而已矣行者重跰而遠避迂險而深逝虎視吏犾乎視國也非苛政而奚若然而獻計者猶曰無顧足國耳嗟夫足國而覷其本拔本而救其末何如其智也昔文王之政賦不二澤不禁

闕不征今之吏皆犯之矣人之麕於斯譊於斯聚族歎於斯非一日也幸而天下未有故孰測其倪涇原之卒長安市上之呼去爾架除爾陌撤爾僦有不爭赴者乎夫履九軌之道短足而蹈武步可羈而束也倚之於窮蹊蹶之於阨區計闕而支得鋌而險無擇也天下之勢其灼灼也如是嗚呼執天下之柄者其亦少察乎此也

作本論

治術論 張耒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刼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

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恱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務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

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右抑則左揚夫苟欲俯則畀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畀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畀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畀高有不可以形為也故為其所以畀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

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殭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悦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悦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日未有仁而遺

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紬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

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隂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祇是天下之衡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

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常有成常人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疎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尚乎術也

治具論　陳謙

天下不可以勝治也亦求其所以然而已矣形有格勢有禁彼之所以附我者吾不知其然也力可殫智可窮我之所以御彼者吾不知其然也今夫四肢百體之所運孰使則氣而已矣視聽照了之所及孰詰則神而已矣蓋其為物也無迹而其為狀也無證悠然行乎萬物之表而不可控持及其索然消盡則亦漠然潰聾然戾也燕之南楚之北營亟之東西若是其曠且夥也而坐一人於堂奧之間使彼曠且夥者環而拱之合之而不

離固之而不散嗚呼是豈徒然哉豈非有以陰驅而潛率之者邪是故古之為天下者必有紀綱維持之具凡天下之人繫之以區區之形蓋轇轕齟齬而不定也至於心悅而誠服則不約而自定繩之以一切之法蓋抑遏剪拂而不順也使之浸漬乎義理之所安則不待告語而自順吾求其順且定者不必其形也心可也不必其法也理可也然則心者蓋維之之地而理者又維之之具也昔者三代之治惟其從事於内而置諸其外與

之周旋乎哀樂之中而脫畧乎勉彊之際是以其民優游以入之安静以守之上下相劘數百年而不變而後世亦恃以為憑藉扶持之具今夫天下之勢至難言也征摧峻而箠楚深法令繁而禁網密天下之吏酷者逞其聰懦者縱其姦此其凡也自始至以迄於終更無他業也課辦否耳慮非顧行也督責之嚴也迫趣之苛也而天下之民無歡心矣下之於上直以形相制而所謂心者漠然不相及也怵迫拘急之際剽者嘯者時接乎聽

閭及其弭之也非力復不可制也則其勢可見矣且夫今有所謂學云者是淑之之具也今之吏名主之而實棘之也今有所謂農云者是安之之具也今之吏名勸之而實擾之也嗚呼有天下者而無其具上下以形相制則可呼而來亦可呌而去可約而合亦可約而散也鄉閭之人同宴於堂凶盜猝至則羣走而不顧何則形合而心異也左氏曰本先顛葉從之管子曰維不張一國從之韓子曰脈病而肥者死矣夫惟固其本張其維

壽其脈而後天下治矣

治機論 陳謙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甚獘之俗不懲不可也苟懲矣不執不可也然則曷敗之天下之事其動有機夫機者發於至密而藏於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也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立的於此使過者皆得引弓而射之吾知其不足以成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衆多之口難制欲者不止議者

無窮則吾心不得不徇吾說不得不搖事乖立而徇且搖者繼之則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漢之患匈奴之彊也賈誼欲削之晁錯又欲削之二子發其謀而皆不享其成彼特恃必削之說以與之相抗於必爭之中是以事未發而迹已暴於天下使之得自為謀者固久也至主父偃之策則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無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勢嗚呼機之所動乃在於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

有能濟者也愚觀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則羣起而議之議之不勝則極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極力而悍之捍之不勝則終舉而從之若然者是未得夫機之說也試以一二端論之郊賞之汰也任子之濫也庶官之冗且蠹也當世之君子未嘗不悒悒於此然其說大抵皆曰必去是否則曰必省是夫上之祖宗之巳行下之人情之不順則吾之說不直夫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破君子思夫事機之發不在於灼灼明辨之日亦不

在於斷斷乖違之際郊賞不必廢省乎郊以遷乎賞如蘇文忠之云是機也任子不必廢嚴乎銓以難其任如近日之議是機也冗曹不必廢多其攝而缺其人如紹興之初是機也此機之可言者也其不可以告人者吾丈不能悉數也夫三者之名舉不廢而吾之說獨行於其間人不得而議我不得而搖若是者可以立乎嗚呼有餘矣丙魏之佐宣帝號為樞機周密以愚觀之則未也膠東戶口如故而王成受賞惟其以必然者待天下

持之愈急執之愈嚴彼進不得攻之使破則退而飾之以為欺然則安在其為周密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吾之説也作機論

古文集成卷三十八